

爵青 代表作

中国现代 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青 爵 代 表 作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叶 彤 编选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爵青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ISBN 7-5080-1537-1

I. 爵… II. ①爵… ②叶…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6760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0.75 印张 258 千字 4 插页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100 册

定价:14.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舒 乙	樊 骏	



爵 青

叙論篇

1. 南朝宋史王僧虔曰：「评书以刘永锡最。自秦汉以来，未有以行草书得最。」
2. 南朝宋史王僧虔曰：「评书以刘永锡最。自秦汉以来，未有以行草书得最。」
3. 南朝宋史王僧虔曰：「评书以刘永锡最。自秦汉以来，未有以行草书得最。」
4. 南朝宋史王僧虔曰：「评书以刘永锡最。自秦汉以来，未有以行草书得最。」

爵青手迹



爵青作品书影

内 容 简 介

爵青，吉林长春人，中国现代小说作家。原名刘佩，另有笔名可钦、辽丁等。

本书收入他的短篇小说19篇。时人评价他是一个“罕见的精力充沛的作家，在他的作品深处，有着纪德、福鲁贝尔（福楼拜）的余味”。他爱好诡异而沉湎于想象，擅长于描写“超乎常人以上的独奇的性格与非俗的故事”，因此亦有人称之为“鬼才”。



爵 青 (1917—1962)

本书编者 叶 彤

责任编辑 田娟华

装帧设计 彩窗美术
工作室

9 5 6 8 2 7 7 8 8 4 0 6
美术工作室



目 录

哈尔滨	1
斯宾塞拉先生	17
某夜	38
巷	49
男女们的塑像	67
青春冒渎之一	83
青春冒渎之二	91
青春冒渎之三	110
荡儿	121
大观园	144
溃走	163

喜悦	191
恶魔	210
香妃	228
长安幻谭	244
归乡	256
遗书	274
恋狱	288
魏某的净罪	306
爵青小传	339
爵青主要著作书目	341

哈 尔 滨

由高岗望下去，建筑物群恰如摆布在灰色的盆地中的绝崖，被夹在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的街路，形成着纵横的脉状河流。人马、车辆、错乱的步伐就像迅速奔流着的液体似的。远处屋顶尖上端的广告灯，随着落日划出花文字来。哈尔滨的都市风景沉没在黄昏的紫雾中了。傍晚的风吹过来，又向盆地中的建筑物群吹去，唏嘘着掠过立在岗上的青年穆麦的身畔。他是刚到哈尔滨来一个月的青年，由明朗的学校试验室出来，因为失了半年业的原故，不惜远涉，被介绍到哈尔滨来，作了一个资产家的家庭教师。他虽然不想以自然而野蛮的原始的风物来代替这嚣尘的都市，可是却觉得需要有一处田园的气氛来驱逐一下每日的疲倦。于是每天黄昏时，在这高岗上的翘立一个钟头，便成了他的享受。

夕阳最末的一线红光，埋在那西方有些像金字塔的白杨和花岗石的建筑中间，自己的长影子便渐渐地消逝了。往岗下走去的时候，一个异国的姑娘正坐在柏油路畔的休息椅上，弄着淫褻的手风

琴，那悠闲的风情使他猛然愣住了。于是就放缓了步子，倾听着由琴里飞出来的曲子。忽然一个伟男子走过来，便把她挟到岗上去了。

走下了岗，走过一些白俄的鲜果店，再走过一条铁道，就到了自己主人的住邸。坐在屋里，把从街头纸烟店用四分钱买来的麦斯干烟，拿出来衔在嘴里，合着眼休息在沙发上。他的住室是主人指给他的屋子，在一上台阶的右边，由外面看去，正被笼罩在夹竹桃和盆栽的土耳其柏里；可是指给穆麦这个住室，却也不能使他感到舒快。一个刚接近的都市，就给他如此不良的印象，这都会是不能久住的。黄昏已在室中淡下去，画绘着一个古埃及侍男的室灯，像倦眼似地由天花板上垂下来，时候已是七点钟，该到大骏和莉子——主人的长男和次女——来学英文法的时候了。可是都市的少男少女给他的闲工夫，倒使他能从容地休息了良久。

穆麦是五个孩子的教师，本来教授孩子的工作，是由主人的大太太负责任的。无奈这位贤慧的妇人，在三个月前成了病榻中的人；其余的两位太太，一位患着神经衰弱，也正在休养期中，另一位除了上百货店选择货色以外不懂别事。主人自己本来是住在私邸里，稍微对孩子们用些心的，只是半年来工场方面需要大改革，每天除去坐着汽车回私邸看一次以外，在郊外的工场里，日以继夜地忙碌，已有两个多月，所以穆麦才被介绍来充当家庭教师。大骏是个保持着主人的风貌的小男子，才十六岁，穆麦指导他每天从道外中学回来以后补习英文法；莉子也是中学生，天天用朱古律作代名词调笑着男人，是个十四岁的少女，想从穆麦那里学点法文和绘画的知识，同时也天天跟大骏一同学英文法。此外三女霞利，是个十二岁的少女，尚能够努力利用自己的聪明，每天三点钟从学校回来以后，就跟他学数学和初级英语读本。四子和末一个女孩子是四岁和五岁的孩子们，让穆麦给尽些幼稚园的责任，倒还能使穆麦泰然

地照顾过去。除了霞利每天从三点到五点把他缠住以外，大骏和莉子已经完全是现代都会的小产物，每天到穆麦房里申述一次不能听讲的原因以后，就走出去。穆麦不能为工作疲乏，可是他是那么希望休息，他感到这都市的气压过低，他想要个爽朗愉快的高空。

“穆麦先生在屋里吗？”一阵悉悉的步声，停止在门外，听那轻妙的口音，就知道是灵丽，她是主人的第三个妻子。据说主人数年前到奉天的时候，一个大商贾为和主人成立一个契约，把她当作礼物从一个舞场里介绍给主人，因为总难脱去她那本来的性格，血管里老爬着游戏男性的血霉，她那以主妇对客人所施展的要求，就是穆麦对于哈尔滨的不良印象之一。

“在屋里，请进来罢！”

门哗地开了。在灰色的门廊中，现出来一具睹之不安的女性的肉体来，长长的发丝拖在肩的一边，新擦的丹蔻发着红光，姗姗地走过来，坐在茶桌后面的一张椅子上。

“他们走了以后，真寂寞死人。大骏和莉子到同学家去了，三的四的五的都被领到电影院去了，偶然翻到昨天由上海寄来的一个杂志包，找出一份有趣的法国画报来，就被那漫画给迷住了。正好有工夫，你给我讲讲……”就悄然地把一束画报扔在桌上，一转身坐在穆麦所坐的沙发上。

“啊……”感觉迷失在她身上飘出来的肉香里，把一束画报打开放在黄色的灯光下，偶尔把眼光挪到灵丽的脸上，那双饥饿的火焰色的眼珠子，一下子就把穆麦溶化了。封面上是刚逝世的某音乐家的画像，翻过来，是秋季沙龙展里几幅立体派的怪画，接着便是一九三四年型的妇女新装样式，翻到时事照片的画面时，她已经像侵略者一样挨近自己的身畔了。两个人的视线虽都落在纸上，可是拖在肩上的女人的长发，却喷着淫荡的香味，扰得穆麦似有某种东西将由体内分泌出来。暂时合上眼，定了定神，穆麦忽然想起和

主人第一次见面时，当在露台上摆好茶具，对着主人和灵丽谈话，放在桌下的自己的脚，就曾被另一双脚挟住；穆麦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你想明白这漫画吗？简直真一点意思也没有。不是吗？一个男子失了恋，走进公园吃咖啡，被隔壁一对正在幽会的青年男女气跑了；又走到一只白木椅附近，恰好也有一双男女不能使他久留；他觉得该走出公园去了，可是又被在园门旁一对合唱着的小孩子系住了脚，及至一细听，也是唱‘我们到橙花下去接吻’的恋歌……”一个甜蜜的威胁袭击来了。穆麦由女人的怀里微微地挪了挪身子，实在不便再讲下去，为保持绅士的客人的尊严，立起来用壶水冲好了两杯茶，藉着这个动作就坐在了对面的椅子中。

点了支烟，不宁地看着灵丽有意无意在看画报的姿式，穆麦心想：如此下去，离去哈尔滨的日子不会远了？这眼前的妖冶的身子、危险的脑袋和那火烈的追求，在自己是担不起的。

门开了。仆妇说主人由场里打来电话：找三太太有事，灵丽才挟起画报，无精打采地走了出去。穆麦好不容易舒了一口气，转眼向窗外看去，正是一只彗星从夜空里拉着尾巴滑过去，百叶窗中吹进秋风来，带来了忧郁，暗色的街上走着夜光虫一样的汽车；又点了一支烟，懒意地躺在了床上。

他静默得像个尸体似的，足足有半点钟，才被敲室门的声音惊醒过来。

“穆麦先生！三太太请你陪着到傲连特去一次，是场里的汽车。”是仆妇的声音。

“今天晚上有点头痛，告诉太太失陪了。”疲乏地由沙发上坐了起来，看着立在门口的仆妇。

仆妇走出门外去，穆麦又躺在沙发上，用吐出的烟雾在壁上划着阴翳的影子。

二十分钟以后，门又在寂静中被敲了两下。

“先生！休息了吗？我想念念英文法……”是二姑娘莉子的声音。

“今天夜里有些头痛，不能再讲书，明天早晨早些到这里来补讲罢……”刚要宁静下的心绪，不该再让长了腥红口唇而半大人气的女孩子扰乱，穆麦实在要休息了。

莉子便走远了。穆麦听着走廊中走远了的足音，有些自责不该对自己的工作如此怠慢，可是换了一支新纸烟以后就忘掉了。

抽到第五支烟时，他闭了灯。

礼拜日。大骏以应该休息为口实，穆麦就被拉到马迭尔的暗室里，等着爱纳保丝的冷艳的表情了。

场中的灯像黄昏的太阳，放射着橘色的微光，右手那边儿一群女学生谈笑着，嚼着朱古律，大概舞台上立着的那张新片预告上的小爱神，又把尖锐的矢插透她们的心了。把麦斯干衔在嘴里，虽然明白了舒适和享受的意义，可是他也体验了这不愉快的心情，和勉强被放在享乐的人群里的损失。一个说话累音过笨的俄国人，坐在前面的座位上，光亮的秃顶挡住了他的视线，正想把视线移到右三排的一位少妇身上的时候，由背后的楼上便吐出一支巨光来，场内就随着暗了下去。

先是只会发尖音的动物漫画，和一份化妆品铺子的广告，接着才有穿黑袍的爱纳保丝现出来，这个含有刺激性的色情的主人公，是由刘威斯的怪女人道治华绥搬到银幕上来的。那可爱的恋爱本能，却把观众的心一下子便缚住了。小主人今天似不是来看电影，灯一熄便把大衣和穆麦放在座位上走开了。眼光流在银幕上，心里却盘算着都市的青年男女的心理，当爱纳保丝把红唇落在大西洋的水手的颊上，橘黄的灯光又使场内原有情形恢复过来了。

不知是什么时候，小主人走了回来：

“先生！三妈妈来了。”

看他说到自己母亲的神色，便知道事情准有个岔子，可是生在都市的家庭里，又不是亲母子，那种互相诽谤的情形，穆麦是知道的。不过为避免烦恼，他说：

“影院是任何人都可以来的。”

“来是没有关系的，你要看她的邻人是谁呀？”

果然，那个邻人是未曾见过的人。当穆麦由头颅的海里找到他们，一个上唇有浓黑小胡子的侧影正冲着他，体贴地靠着主人妻子而密谈着别人听不见的话。穆麦的眼和嘴都呆直了，心里非常奇怪，一个人妻怎么能陪人坐在电影院里呢？这时，灵丽突然转过头来，发觉了同时在场内有熟人存在，就把头又缩回去了。幸亏场内又暗下去，开始后半的放映，大家心里才消没了不安。可是灯一闭，小主人就在穆麦的肩上拍了一下：

“先生！你先看罢！我要走了。”穆麦不及询问为什么要走，大骏已经把大衣挟在臂下向黑暗里走去了。身旁的座位被一个有香水味的女人占了去；银幕上接吻的姿势虽然吸引着他的视线，但是那小胡子靠在灵丽身上细语的情景，却忘不下去。在都市里，父亲的妻子虽然未必是自己的母亲，儿子总不该那么看笑话，自己的主人也是个奇谈中的人物，把这样一个女人领到家里，反任她去找男人，偏偏遇见自己儿子来看笑话……穆麦看着爱纳保丝在银幕上施行的恋爱秘术，兴味虽不能离开他，而思索却已经注意到整个的灵丽身上了。

当观众像潮水般拥出去，灵丽已经在出口那里，和小胡子堵住了去路。

“今天我要介绍一位朋友。”灵丽说着，由嘴里流出了苦意的笑来。可是人一拥而出的观客又把穆麦挤到离灵丽更远的地方去了。